

# 午夜讲堂

沈醉天◆著

清醒的你和酒醉的我，谁是午夜的地下判官？

酒吧有个奇怪的规矩——客人可随便在酒吧喝酒，临走前务必讲一个精彩故事作为酒资。这样一个诡异的酒吧，引来无数神秘的客人、无数惊悚事件……幽灵巴士的死亡循环定律，令所有旅客死无全尸；笔仙、冥婚、魔鬼恋人、蚊毒、芭比娃娃杀人事件，都是最惊悚最诡秘的夜谈话题，一切尽在沈醉天的隐秘酒吧。这只是沈醉天搜集的故事，还是沈醉天的亲身经历？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 午夜讲堂

沈醉天◎著

清醒的你和酒醉的我，谁是午夜的地下判官？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午夜讲堂/沈醉天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5113-1312-6

I. 午… II. 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46901号

## 午夜讲堂

WUYEJIANGTANG

---

著 者 / 沈醉天

责任编辑 / 赵姣娇

封面设计 / 多多书装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16开 印张 / 15.75 字数 / 237千

印 刷 /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312-6

定 价 / 26.8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

## 目 录

## 午夜讲堂

- 楔 子 .....001
- STORY 故事一 幽灵巴士.....003  
幽灵巴士接的虽然是游魂，却并不是驶向地狱或天堂，而是重返人间。
- STORY 故事二 笔仙.....029  
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就算再纯洁也会发生一些暧昧的事情。何况，我和蔡老师都不是那种纯洁的人。
- STORY 故事三 魔鬼恋人.....057  
一直到死，他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生的至爱亲手杀死。
- STORY 故事四 冥婚.....077  
如果说，于英杰是戴芳菲的外婆和徐大师的孙子，那也太巧合了。那戴芳菲和于英杰不就是……
- STORY 故事五 死亡循环.....099  
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刹那，隐隐看到另一个自己，手上拿着一块岩石，拼命地砸向我脑袋。
- STORY 故事六 芭比娃娃.....121  
每年的清明，我会为你多烧一些纸钱的，让你在那边的日子过得富裕些。

- STORY 故事七 死无全尸.....147  
一个年老的村民告诉我们，山里似乎有山魈，  
会模仿人的声音，引诱村民开门，将其掳去。
- STORY 故事八 蚁毒.....169  
她们三人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，眼看着罗毅从  
一个血肉之躯变成森森白骨。
- STORY 故事九 谁可相依.....187  
谋杀一个毫无防备的人并不难，但想逃脱正义  
惩罚，却比登天还难。
- STORY 故事十 整容杀机.....207  
一道道血流似乎是欢快流淌的溪流，从陈丽脸  
上滴落到坚硬洁白的地板上，滴滴答答。
- STORY 故事十一 小区的凶宅.....223  
感觉有股不明的重物狠狠地打击着他的身体。  
重击之下，整个身体都要爆裂般，可身边什么东西  
也没有。

## 楔子

我叫沈醉天，以前是个小职员，业余时间喜欢写小说。几年前，单位分流下岗，我不幸成为被精简的对象。好在我的小说还有人看，靠出书和为杂志撰稿勉强能养家糊口。这时，我才感觉到靠写字维生的艰辛，尤其是悬疑推理小说，作者不但需要很好的文笔和精巧的布局，更要生活的经验。这几年，发表的小说虽说是越来越多，却也越来越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

后来，我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开了一家小酒吧，专门用来收集写作素材。酒吧的规矩是：客人可以随便在酒吧里喝酒，但走之前一定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作为酒资。



那晚是大年三十，原本繁华的小城一下子被清空了，空荡荡的大街上看不到人影。天气很冷，几乎所有的店面都拉下了铁闸。这种时候，除了无家可归的浪子，没有人愿意在外面鬼混。我正准备关门，一个年轻的女孩犹豫着走过来，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大哥，我能不能进去喝杯酒？”

我有些警惕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今天过年，要关门了。”

女孩的眼神黯淡下去，神色游离缓缓地说：“大哥，我没地方可去。”

她的模样很普通，虽然努力打扮，可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乡土味。背井离乡，无亲无故，在别人的城市里苦苦挣扎。不知怎么，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，同情心又开始泛滥起来。

“好吧。”我打开店门，给她开了瓶红酒。

意外的是，女孩的酒量却大得吓人。两杯酒下去，脸上泛起微微红晕，竟然有几许娇艳。

“大哥，你真是好人。”也许，红酒发挥了功效，女孩明显活泼起来，调皮地眨起了眼睛，“我可以叫你沈老师吗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看过你写的书，写得蛮好的。”

“写着玩的。”这句话倒不是谦虚。凭良心说，对于写作，完全是兴趣使然，不过是机缘巧合，出版了几本书，勉强能卖出去。

“我听说过你这个酒吧的规矩，只要故事讲得好，所有的酒都免费，对吧。”



“是的，你有什么好故事吗？”话虽如此，但我并不相信这个农村少女能讲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好故事来。

女孩摇着手上的红酒，眼神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迷离起来，仿佛痴人说梦般，喃喃自语起来。

《幽灵巴士》这个故事，就是根据女孩的呓语整理出来的。

## 【1】

凄冷的夜晚，星月无光。

天空中漂浮着淡淡的灰雾，犹如池塘里的污水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腥味，缓缓弥漫，笼罩了城市里的所有空间。空气似乎凝滞了，显得有些生硬。偶尔有晨风袭来，绝望的阴冷，如千年寒冰一样直往骨缝里钻，寒意直透心窝。

我茫然地站在寂寥的城市里，不知所措。

“姐姐！”我竭尽全力叫了一声，却没一点回应。声音在空旷的城市中反复回响，渐渐消失在灰雾深处。

我又冷又饿，身体十分虚弱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沿着灰白色的马路一步步往前走。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。但我隐隐感觉到，只要我停下来，会发生一些更恐怖的事情。

城市里没有人，不但是人，一个活物也没有。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失去了脉搏的死人般。而我，只是游离在死尸里面的一粒尘埃。

“姐姐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温热的泪水轻轻滑落脸颊。这时候，我很想念姐姐，虽然，她仅仅比我大四岁，却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。从小我就是她的跟屁虫，跟着她一起成长，她的眼神，总是那么坚毅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轻易放弃。

天已经亮了很久，可眼前的灰雾却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，甚至比刚才更浓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东张西望，观察身边的环境，生怕某个看不到的角落里会冒出让我心悸的东西。

摄像馆、书屋、鲜花摊、时装店……一个个看过去，干净明亮的店铺，仿

佛童话中的布景，一个个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却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
寒风阵阵，冷得我直打哆嗦，裸露在外面的肌肤都起了鸡皮疙瘩。我裹紧身上单薄的吊带裙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竭力保持身体的温度，背对着寒风慢慢前行。

比寒冷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饥饿。我感觉到自己的头颅越来越沉重，以至于我费尽力气才能把它挺起来。肚子早就“咕咕”的叫了，精神也变得有些恍惚，嗅觉也越来越敏锐，闻到的腥味越来越浓。

但只有腥味，找不到半点可以吃的食物。我走进一家蛋糕店，看着玻璃柜里五彩缤纷的各种蛋糕，口水都流了出来。

我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激动地抓住一个小蛋糕，扔进嘴里，用力咬下去，牙齿却被咯出血来。

小蛋糕和石头一样坚硬。事实上，它已经石化了。

不仅仅是小蛋糕，衣服、玻璃、灯具……这个城市所有的东西，都被石化了，仿佛遭遇了恶毒的诅咒般。

我失望地扔掉小蛋糕，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蛋糕吞了吞口水，恨恨地走了出来。抬起头，依然看不到一丝阳光，雾茫茫一片，仿佛不似在人间。

“姐姐……”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大叫着。

回声滚滚，仿佛十几个人同时在叫“姐姐”。可是，还是没有人回应。

我走不动了，在蛋糕店的台阶上坐了下来，身体软软地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我知道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很快就会沉睡过去。然后，就再也醒不了。可是，我真的很疲惫，不想再挣扎了。

就在我闭上眼睛昏昏欲睡时，身体被什么东西剧烈摇晃，有人在重重地拍打我的脸。

“芊芊，醒一醒！”

这个声音，很熟悉。

迷迷糊糊的我，居然在思索，要不要醒来？脑海里仿佛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说，睡吧睡吧。

但我终于还是醒过来了。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意志，更多的是我感觉到了

疼痛。

睁开眼一看，姐姐正用她的发夹扎我的手指，指尖都被扎出血来了。

“你总算醒了！”姐姐很生气，一巴掌重重地扇在我脸上，厉声喝道：“清醒点，别再睡了！”

“姐姐！”我勉强挤出个笑脸，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可是，我真的很累。”

“给我站起来！”姐姐把我拉起来，扶住歪歪斜斜腿在发软的我，“我答应过爸爸妈妈，要照顾好你的。”

姐姐搀扶着我，继续寻找出路。

“姐姐，我们这是在哪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？”

姐姐停下了脚步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也是一片迷惘。像她这么精明的人，居然也记不起在这之前的事。

“我一直在叫你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感觉。”

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吧。只是，为什么她能感应到我，而我感应不到她？难道，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意志都比较弱吗？

“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

从小，姐姐就是我的主心骨。遇到困难时我总是第一个想起她，征询她的意见，按她说得去做。

“我们一直朝东走。”

“为什么要朝东走呢？”

“因为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有阳光的地方，就有生命存在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一直往东走，走了很久很久。最后，我实在坚持不住，软软地躺到了地上。

“起来啊！”姐姐焦虑地说，“千万别放弃！”

“对不起，姐姐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要不，你一个人走吧，找到了出路，再来救我。”

“我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”姐姐咬着牙，把我背到了身上。

“放下我，你会累死的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有预感，很快就能走出去。”

姐姐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踉踉跄跄地腾挪着。我不再说话，事实上，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集中精神，撑起那双沉重的眼皮，不让它陷落下来。

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姐姐突然大叫一声，声音里充斥着掩饰不住的欣喜。

“阳光，我看到阳光了。”

果然，有阳光出现，穿透了重重的灰雾，轻轻地投射到姐姐的手心里。紧接着，原本石化的城市被阳光孵化了，仿佛破茧的蝴蝶般，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道路上开始出现行人，越来越多，很快就拥挤不堪。没多久，机动车辆的喇叭声、店铺音箱广告声、流动小贩吆喝声都响亮起来，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淡淡的香樟树香气。

我深情地呼吸着，从姐姐身上爬下来，冲到卖包子的小摊上，抓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。

又香又甜的肉包子，热烫烫地油汁顺着我舌头流入肠胃中，真好吃。我兴冲冲地拿起几个，递给筋疲力尽的姐姐。

姐姐笑了笑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可是，她什么也没说出来，笑容凝固了。她的身体，仿佛一个褪色的相片，正在慢慢变淡，很快就像灰雾一样消失在我面前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

“姐姐！”我终于清醒过来，撕心裂肺地大叫道。

## 【2】

我打了个哆嗦，睁开眼睛，直愣愣地望着对面雪白的墙壁。

“你瞎叫什么啊！”身后传来姐姐不满的声音。

我使劲地摇摇头，揉了揉太阳穴。原来，我竟然在婚纱店的沙发上睡着了。

“傻站在那里做什么，过来帮我看看，这件婚纱好不好看？”

我懒洋洋地走过去，无精打采地打量着眼前的姐姐。

姐姐正在试一件白色复古婚纱，层层塔裙让她显得更加高贵典雅，仿佛一个轻盈灵动的蝴蝶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连我都看得有些痴醉。

“真漂亮。”

“是吗，我也觉得这件不错。”姐姐反复转了几个圈子，自我感觉良好。

我看了眼价钱，贵得离谱，足够在市中心买一套不错的房子。

“姐姐，你真打算买？”

“嗯，如果选定了，当然要买下来。”

“可是，你买了，也只能穿一次啊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一个女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婚纱，当然要买最好最完美的。”姐姐突然转过脸，笑着说：“傻丫头，又不用你花钱，你心疼什么。”

“嗯，反正你和诚哥都有钱。”

想起诚，我心里就隐隐作痛。

诚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俊男孩，脸上总是露着淡淡的微笑。虽然有着显赫的身世，为人却很谦和，从不对外炫耀自己有家世背景。而且，他和那些只懂得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截然不同，海外深造后从公司底层做起，凭借优异的业绩取得公司绝大多数股东和员工的支持，年仅三十就成了集团的掌舵人。

两年前，在一次朋友生日聚会上，我认识了诚，并把他介绍给姐姐。谁想到，一直对我表示好感的他，却和姐姐更加投缘，现在竟然要成为我的姐夫。

“芊芊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？”姐姐注意到我的异常。

说实话，她真的很聪明。有时候，聪明得让我害怕。

“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你不叫诚哥来陪你挑婚纱。”

“他哪里有空！”姐姐撇撇嘴，语气有些幽怨起来，“你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个工作狂，做起事来不要命，别说女朋友，就是亲生父母都可以不要。”

“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诚哥如果不努力，他的丰天集团也不会发展这么快。”我虽然不懂经商，也知道商场如战场，竞争激烈，“何况，你们下个星期就要

结婚了，到时有的是时间在一起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姐姐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拉着我的手，坐到了沙发上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。

“芊芊，我问你，我对你好不好？”

“姐姐对我当然好了，好端端的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”

虽然我猜到姐姐要说什么，但我还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确实，我和姐姐的感情一直很好。我内向，她外向。我懦弱胆小，她精明强干。我得过且过，随波逐流；她事事争先，从不甘落后。小时候，父母忙于创业，陪伴我时间最多的就是姐姐。六年前，父母移居海外，身边只剩下姐姐一个亲人。

“你记得吗，小时候，母亲给我买了个芭比娃娃，你也喜欢，我二话不说就让给了你。”

“我记得。”

“从小，凡是我有的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愿意让你。”

我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姐姐买的漂亮衣服、名牌化妆品，只要是我喜欢的，她都会送给我。

“可是，阿诚是我的丈夫，我一生一世想厮守的男人，感情的事，是没办法勉强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姐姐，你不用说了。”我笑了，“姐姐，我今年二十了，不小了，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。”姐姐舒了口气，“傻丫头，你不说，我还真没想到，你都二十岁了。等你过生日时，姐姐和阿诚给你办一个隆重的生日晚会，邀请全城的帅哥俊男来为你庆祝。”

“算了，你还是先操心婚礼吧。”诚哥和姐姐的婚礼有很多事情没准备妥当，我可不想成为他们的佣人。

“我就知道你愿陪姐姐。算了，天气这么好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我等会还要去看家具，你要去哪里？要不要我送你去？”

姐姐有一辆红色的宝马车，是诚哥送她的定情礼物，此时正停在婚纱店门口。她曾想帮我买一辆小车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不喜欢开车，请司机又嫌麻

烦，还不如这样独来独往更自在。

“不用了，我随便逛逛。”我逃似的跑出婚纱店。

我记得，巴士站在婚纱店右侧的三百多米处，可我一走出来，就看到一辆巴士停在门口。

黑色的巴士，静静地停在那里，和周围浓厚的商业气息显得格格不入。我看了一眼，是辆空巴士，上面一个乘客也没有。车门是开着的，司机笔直地坐在那里，似乎察觉到我的到来，扭过头，面对着我，冷冷地问：“要上车吗？”

仿佛有种特别的吸引力，我的脚步，竟然不由自主地慢慢走向车门。

司机是个很特别的人。说他特别，是因为他的长相身材衣着都像年轻人，可他的眼睛，深邃而神秘，泛着浅蓝色的光芒，仿佛能看穿人心。

我的心悬了起来，不由自主地狂跳。我舔舔了干涩的嘴唇，艰难地说出个“不”字。司机仿佛有些失望，却没有进一步的举动，不紧不慢地关上了车门，发动了巴士。

一个手掌拍在我肩头上，吓了我一跳。

“芊芊，你傻站在那里做什么？”姐姐戴着蝴蝶形墨镜，拎着名牌包包，站在我身后。

“我……”我喘了口气，继续说下去，“我看到一辆奇怪的巴士。”

姐姐问：“奇怪的巴士？”

我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是的，车身是黑色的，司机怪怪的，上面一个乘客也没有。”

姐姐的身体战栗了一下，四下张望着，缓缓地问：“在哪？”

“就在那边。”我转过身，用手指过去，然后整个人愣住了。

黑色的巴士不见了，仿佛凭空消失一般。

“没有啊。”姐姐摘下墨镜，疑惑地看着我，“芊芊，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，出现幻觉了？”

“不是，司机还和我说话，问我要不要上车。”我急忙向姐姐解释。

“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感觉不好的话，就去看医生，吃点药回家休息。我还要去看家具。”姐姐却不想听了，打断了我。

看着姐姐匆匆离去的背影，不知怎么心里突然升起一阵寒意。

### 【3】

天气很好，阳光温暖灿烂，走到哪都能闻到香樟树的香气。我打了个电话给好友小梅：“小梅，今天有什么节目？”

小梅在电话里怪叫：“芊芊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啊，我还以为你跑国外逍遥去了，几个月没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切，才一个星期，你别太夸张了。我姐姐要结婚，天天拉着我陪她买东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对逛街，一向没太多兴趣。”

“你当然不感兴趣了，反正你喜欢什么，你姐姐都会帮你买。可是，你也可怜可怜我啊，有什么不要的包包、化妆品、香水，什么爱玛仕、古奇、香奈尔……”

小梅看来是穷疯了，居然一口气报了十几个包包、化妆品和香水的牌子，听得我耳朵都受不了了。

“够了，你说的，一样都没有。我问你，晚上有没有节目？”

小梅还在嘟囔着：“芊芊，你真的没有不用的包包、化妆品、香水？你姐姐楚楚呢，她不是有很多？你随便拿几样送给我嘛。”

我头都大了，敷衍着说：“好了，我这里有一瓶香奈尔香水，你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，不过，芊芊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？”

我差点吐血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再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连这瓶香水都没了。”

“去滚石迪吧，听说新来了一个领舞的，长得好帅，一身古铜色皮肤……”

隔着电话，我都能听到小梅流出口水的声音。

不过，她说得倒没错，滚石迪吧的新领舞倒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，虽然没有诚哥那种绅士气质，却另有一种狂野的味道。尤其是他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，极大地煽动了迪吧里男男女女的情绪。

跳了一会儿，出了一身的汗，我回到座位上，静静地坐在那儿喝饮料。

小梅喘着气坐下来：“我说没错吧，这个新领舞真带劲，要不要我介绍给



你认识？”

我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了，这么好的货色，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。”

“我倒想啊，可也要别人肯。”小梅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。

“我去别人就肯了？”我白了小梅一眼。

“你去当然肯，你和我不同啊，不但长得漂亮，家境也不错，还有个有钱的姐夫。”小梅越说越难过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。

“下次再说吧，我今天没心情。”

“心情不好？”小梅侧着脑袋看了我一眼，“你还在想着诚哥？我劝你，别自作多情了，他都要成为你姐夫了，还是早点放下吧。”

“去，你瞎说什么。”我从她手上夺过啤酒，一口喝光，接着说：“我今天遇到一件怪事。”

“什么怪事？”

“我遇到一辆奇怪的巴士，车身是黑色的。”

小梅脸色立马变了，急忙问：“你在哪遇到的？”

“梦莱雅婚纱店，我打电话给你前十分钟遇到的。”

“那个司机是不是很年轻，眼睛是浅蓝色的，叫你上车？”

“是啊，你也遇到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梅的回答有些犹豫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过。”

“哦，说来听听。”

“听说，这是辆幽灵巴士，开往地狱。上车的人，从来没回来过。”小梅猛喝了一口啤酒，似乎在压抑内心的恐惧。

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幽灵巴士？只是个传说吧。也许，是哪个无聊的人捉弄人的，不过就是一辆黑色的巴士，一个有点特别的司机，至于吓成这样嘛。”

“不是传说”，小梅突然揪住了我的衣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芊芊，我告诉你，幽灵巴士绝不是传说，我亲眼看到一个朋友上了车，再也没回来，就这样人间蒸发了。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，小梅的脸色惨白。